

她是上世纪40年代的“滑稽大王”。

从艺数十载，她扮演了400多个不同身份、性格、性别的角色。

舞台上，她是《碧玉簪》中的玉林娘，《董小宛》中的洪承畴，《上海小姐》中的方仲林，《筱丹桂自杀记》中的钱伯裘，《盘夫索夫》中的赵文华，《活捉张三郎》中的张文远……

相比雍容端庄的青衣，俏皮活泼的花旦，俊逸倜傥的小生，插科打诨的丑角最不容易出名。

可是她的出现，总是能带给观众更多的欢笑。借着厚重的丑角妆容，在诙谐中说出老百姓的心声。

她是越剧表演艺术家叶小宛，今年95岁。她命途多舛的一生，也是百年越剧发展史的缩影。

在宁波颐乐园的一个房间里，她躺在床上，艰难地回忆着往昔的辉煌与低落。

记者 陈也喆 通讯员 友燕玲/文 记者 崔引/摄

95岁名丑叶小宛 宁波最年长的越剧艺人

1 父亲有言在先，唱不好别回家

1932年，绍兴嵊县上东乡的一个香火堂前，木门板搭成临时戏台，几个农民穿着借来的大布衫、竹布花裙，唱着《双金花》：

“你吃的羊羔与美酒，我叔嫂吃的树皮与草根。你住的是雕梁画栋磨砖地，我叔嫂夜宿坟堂能见满天星……”

台下有个叫林娟的小女孩，眼眸亮晶晶的，听得入了迷。回到家，她便对父母说：“我想唱戏。”

父母只当是小孩子心性，过几天就忘了，没当回事。1933年，“的笃班”到嵊县招生。的笃班，又称小歌班，是越剧最早的雏形。

12岁的林娟知道后，吵着嚷着要去。

戏子，在旧时代，地位不高。唱戏这碗饭，嵊州人叫“游炒米饭”，意思是说，戏子流动性强，没有归属感。如果只是跑龙套，更会被人瞧不起。

父母劝说了几天，她依然执拗地坚持要唱戏。最后，父亲撂下一句狠话：“唱不好，你就别回家。”

那句话，犹如绑在她头发上的一根绳索，每每当她疲惫想要逃离时，总会霎时想起。

年幼的女孩只知道唱戏有趣，孰不知学戏要承受千万种肉体与心灵的苦难。

要争一口气。坚持不下去的时候，她在心里反复对自己说。

那个时候，她还叫“林娟”，她没有想过有一天，那份执着，会让自己变成大名鼎鼎的“叶小宛”。

2 怕见熟人，花旦变丑角

林娟原来是唱花旦的。如花似玉的少女，演起花旦来自然是鲜活水灵，得心应手。

有一次，戏班里一名丑角演员生病，不能上台，师父让她临时顶替。

第一次演丑角，她才13岁，没什么经验，她脑海里所有关于插科打诨的画面，都是童年时代在简陋戏台下看到的。

就是这样质朴天然、不事雕琢的演技，让在场的观众不经意间都捧腹大笑起来。

那次演出后，大家都说她很适合演丑角。师父也让她考虑改行丑角。

她考虑了很久，丑角上场前要勾脸，可以遮住本来的面目，而花旦在舞台上虽然也装扮过，但毕竟是真脸示人。

为了不让熟人认出，她决定改行。

在当时，丑角是越剧的“四柱头”之一，地位很高。不像现在戏份那么少，只是零星点缀。

过去演戏的时候，即使剧本里没有丑角的戏，也会找个重要角色让丑角演员表演。

越剧一般以生、旦的戏份为主，但也有以丑角为主的戏。比如以解放一江山岛为历史背景排演的越剧《三不顾》，就是以丑角为主，林娟担当了主角。



卧床的叶小宛看到自己当年的剧照笑逐颜开。



叶小宛扮的丑角。

3 颠沛流离，叶小宛名扬海上

1935年，14岁的林娟和一群小演员在临海、海门一带声名鹊起。年轻气盛的她们蠢蠢欲动，开始去大上海闯荡。

来到上海，却只能在茶楼演出，永乐茶楼成为她们第一个演出场所。但后来因为状况不佳，便与蓬莱戏院的男戏班合并了。

男戏班有个丑角张瑞丰，举手投足间都十分滑稽。林娟常常偷看、偷学他在台上的表演，进步飞快。

这时的她才知道，演丑角并非易事。说句难听的话，丑角是垃圾簸箕，是大杂烩，样样得收，样样得学。

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林娟开始接触本子戏，也就是有剧本的戏。

过去，越剧都是路头戏，自编自唱，没有剧本，只有一个剧情梗概。有了剧本之后，越剧更规范，对演员的文化要求也更高。

1937年，上海沦陷，炮火连天。在满城的哀嚎声中，16岁的林娟回到了浙江。

战乱中，艺人们的演出环境可想而知，林娟却怀有一颗爱国心，时常借助演出宣传抗日。

谁想到，没过多久，她和另外三个演员竟被抓去坐牢，戏班也散伙了。

林娟有一位堂叔公，叫叶宏刚，是越剧早期著名编剧，他把身心俱疲的林娟再次带到上海，领着她结识了颇有名气的越剧演员。

林娟先后跟商芳臣、姚素贞、傅全香等著名艺人合作演出，表演技艺愈发长进了。

叶宏刚还给林娟起了个艺名“叶小宛”。

渐渐地，她扮谁像谁，一出场就有笑声和掌声，一时蜚声上海剧坛。

4 来宁波，“滑稽大王”遭遇“文革”

1946年7月27日，宁波的《时事公报》上刊登了一条天然舞台的演出广告：重金聘请越剧滑稽大王叶小宛。

从此，25岁的叶小宛开始了在宁波的艺术生涯，这一来，竟是一辈子。

天然舞台，是旧时宁波专门演出越剧的戏院。1938年以后，“越剧皇后”筱丹桂来到宁波，常年在天然舞台演出，从此，天然舞台成为专演越剧的所在。宁波也开始盛行女子越剧。

宁波给了叶小宛一个充分发挥的舞台。传统戏、新编戏、现代戏，小丑、老旦、大面，叶小宛来者不拒，先后扮演过400多个戏曲人物，成为妇孺皆知的名角。

正当叶小宛在艺术上逐渐趋向纯熟精湛时，“文革”来了。

越剧被扣上“60年代怪现象”的帽子。很多演员被迫离开舞台，关进牛棚，叶小宛也难逃厄运，身心受尽折磨。

“文革”后期，叶小宛被下放到宁波橡胶二厂当工人。曾经在舞台上给观众带来无数欢笑的名角，整天弓着身子，与橡胶制品打交道。

“文革”结束后，她并未归队越剧团。

为什么呢？“因为当时斗我们的人还在。”叶小宛的眼神中仍有惊恐与苦楚。

几十年来，她一直没有享受到应得的工资待遇，退休的事情也一直没有得到落实。

这是时代造成的遗憾，也是她人生际遇的无奈。

5 年逾古稀，深情演绎“三跪”

退休后，叶小宛才又重新回归到越剧，却早已风华不再。她被任命为镇明越剧团副团长，培养宁波的接班人。

1994年，73岁的叶小宛登台饰演《罗衫记·思子》里的苏母。她在戏中表演的“三跪”，把人物内在的情绪刻画得入木三分。

这出戏，讲的是苏云出任兰溪知县，临走时，与母亲约定，第二年的春天来接娘亲。不料，苏母等了一年又一年，整整十八年都没有儿子的音讯。她日夜惦念儿子，于是从心里生发出思儿、疑儿、怨儿之情。

“难道你享尽荣华忘了娘，难道你高官厚禄断六亲？”

叶小宛一边呼喊怨怼，一边捶胸顿足，朝天跪下，面露祈求苦痛之神色。

这是第一跪，跪得干脆利落，是苏母十八年思子之情的宣泄。

剧中的考生徐继祖，其实是苏母的孙子，他进京赶考，路过苏母家讨水喝。当时，祖孙俩还不相识。

苏母望见他，只觉得他眉梢眼角都像自己十八年前的儿子。一时间，误以为儿子真的回来了。

叶小宛用痴狂惊讶、喜悦兴奋、怅然若失这几种眼神的转换，表达苏母瞬间的情感变化。

她先是一愣，微微地睁开苍老浑浊的双眼，惊喜地扑向这个年轻的考生。后来得知他不姓“苏”，而姓“徐”，失望至极，向他倾诉了刻骨的思子之痛。她还哀求他：“小官人若中功名之后，打听我儿子下落，转告老身，老身感恩不忘！”

正说着，她慢悠悠地跪倒在地。这是第二跪。这一次，叶小宛采用柔缓的慢动作，跪出了人物殷切的嘱托。

当有人说苏母的儿子苏云外出十八年无音讯，只怕凶多吉少时，苏母顿觉晴天霹雳。

叶小宛表演时，浑身颤抖，精神恍惚，眼神呆滞，忽然似梦呓般低吟：“含言言哽咽，挥涕涕淋漓……望小官人替我伸冤报仇。”

忽然，她“噗通”一声跪倒在地。这是第三跪，跪出了苏母的绝望与惊恐。

跪戏，是越剧的常见戏。可是当年的叶小宛已经年逾古稀，仍然不遗余力地三次重重跪在地上，诠释人物内心的纠结与哀苦，不禁令人肃然起敬。

一场戏下来，她跌肿了脚踝，因此很长一段时间，腿脚都有些不便。

……

如今，叶小宛已是95岁高龄的老人，说上几句话，都要歇很久，才能缓过来。

也许，她再也无法重回舞台，但是老艺术家身上那种坚韧与热爱，犹如涓涓细流，不断地汇向另一些艺术生命。

（感谢宁波市艺术研究院、以及原宁波地区越剧团王芳老师的帮助）